

《界分别经》新译

(Mn140 Dhatu-vibhanga Sutta)

法增比丘 (Bhikkhu Dhammavaro)

如是我闻。一时佛陀游行于摩揭陀国 (Magadha)，来到王舍城 (Rajagaha) 陶匠巴噶瓦 (Baggava) 的住处，世尊对巴噶瓦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在你的工坊借住一夜。’

陶匠巴噶瓦说：‘尊者！工坊里已经住了一位出家人，如果他不介意，你随便住吧。’

当时一位族姓子，名叫布库萨提(Pukkusati) (注一)，因为出于对佛陀的真诚信念而出家，碰巧也借宿于这陶匠巴噶瓦的工坊。世尊走到陶匠的工坊，对布库萨提说：‘比丘！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在这工坊借住一夜。’布库萨提回答说：‘善友尊者！你随便住吧。这是陶匠的工坊，没问题的。’

于是世尊进入陶匠的工坊，以干草铺在一适当处，盘起双腿坐下，系念面前。世尊一直不动的坐着入了夜分，布库萨提也是一直不动的坐着入了夜分。世尊心想，这族姓子的坐态悠然，让我问问他：‘比丘！你是追随那种教法而出家的呢？谁是你的老师呢？他给了你什麼教法呢？’

布库萨提答道：‘善友尊者！那位梵行者苟塔玛 (Gotama)，他是释迦族 (Sakya) 的子弟，离家，出家，这位圣者苟塔玛，他的名声传扬四方。世尊是应供！正等正觉者！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觉者！世尊！我为了世尊的教法而出家，世尊是我的老师，我相信世尊的教导。’

‘比丘！世尊现在住在那里呢？’

‘善友尊者！在北方的国度里，有一座城叫做舍卫城（Savatthi），那位正等觉者现在住在那里。’

‘比丘！你有见过世尊吗？见到他时你认得他吗？’

‘善友尊者！我尚未见过世尊，就算见到了，我也不认识。’

世尊心想：‘这族姓子是为了对我的信念而离家出家。’于是世尊对布库萨提说：‘比丘！我教你，你屏心静听。’

布库萨提答道：‘是的，善友尊者！’

世尊说：‘比丘！人为六界(caturadhitthano)所组成，有六触界(chaphassayatano)，有十八意行界(attharasamanopavicaro)，有四决定(caturadhitthano)。住于它，心不妄念(mannussava)，当心不妄念时，圣者所寂静乐住(muni santoti vuccati)。精勤于培育慧(pañña nappamajjeyya)，护于真谛(Sacca manurakkheyya)，修习厌离舍弃(Caga manubruheyya)，学习寂静乐住(Santimeva so sikkheyya)，这是对六界的简短解释(chadhatu vibhangassa)。’

‘比丘！人为六界所组成，是那六界呢？地界，水界，火界，风界，空界，与识界。若说人有六界者，就是说这些。’

‘比丘！人有六触界，是那六触界呢？这触界有：眼触界(cakkhusamphassayatanam)，耳触界(sotasamphassayatanam)，鼻触界(ghanasamphassayatanam)，舌触界(jivhasamphassayatanam)，身触界

(kayasamphassayatanam), 与意触界(manosamphassayatanam)。若说人有六触界者, 就是说这些。’

‘比丘! 人有十八意之所行界, 是那些十八意之所行界呢? 眼见色, 意即思维, 执着于对色伺的乐受(somanassatthaniyam rupam upavicarati)、对色伺的苦受(Domanassatthaniyam rupam upavicarati)、对色伺的不苦不乐受(Upekkhatthaniyam rupam upavicarati)。耳闻声, 意即思维, 执着于对声伺的乐受, 对声伺的苦受, 对声伺的不苦不乐受。鼻嗅香味, 意即思维, 执着于对香伺的乐受, 对香伺的苦受, 对香伺的不苦不乐受。舌尝味, 意即思维, 执着于对味伺的乐受, 对味伺的苦受, 对味伺的不苦不乐受。身觉触, 意即思维, 执着于对触伺的乐受, 对触伺的苦受, 对触伺的不苦不乐受。意起思念, 意即思维, 执着于对法伺的乐受, 对法伺的苦受, 对法伺的不苦不乐受。所以意有六种执着于乐受的意伺(cha somanassupavicara), 意有六种执着于苦受的意伺(cha domanassupavicara), 和意有六种执着于不苦不乐受的意伺(cha upekkhupavicara)。若说人有十八意行界, 就是说这些。’

‘比丘! 人有四决定, 是说什么呢? 即是决定于慧(paññadhitthano), 决定于真谛(Saccadhitthano), 决定于厌离舍弃(cagadhitthano), 和决定于寂静乐住(upasamadhitthano)。若说人有四决定, 就是说这些。’

‘比丘! 智者说精勤于培育慧, 护于真谛, 修习厌离舍弃, 学习寂静乐住。为什麼这样说呢? 比丘如何精勤于培育慧呢?’

‘这里有六界: 即是地界(pathavidhatu), 水界(apodhatu), 火界(tejodhatu), 风界(vayodhato), 空界(akasadhatu), 与识界(viññānadhatu)。’

‘比丘！什麼是地界呢？這是指內部的地界，和外部的地界，什麼是內部的地界呢？堅硬的，內部的，自身的地大，把它當成我的，比如：頭髮、身毛、指甲、牙齒、皮、肉、筋、骨、骨髓、腎臟、心臟、肝臟、肋膜、脾臟、肺臟、腸、腸間膜、胃、糞、（腦（譯者按：缺漏））；凡是任何堅硬的，內部的，自身內，執取為己者；比丘！這即是內部的地界，和外部的地界（譯者按：外部的地界亦是如此。），它們只是地界。它們不是‘我’，‘我’不在其中，它們是‘無我’。這一切應如此以慧觀照，如實照見，使心從這些地界厭離（pathavidhatuya nibbindati）、從地界捨棄（pathavidhatuya cittam virajeti）。’

‘比丘！什麼是水界呢？這是指內部的的水界，和外部的的水界，什麼是內部的的水界呢？那些內部的，自身的水大，把它當成我的，比如：膽汁、痰、膿、血、汗、脂肪、泪、油脂、唾液、鼻涕、關節滑液、尿；凡是任何內部的，自身內，執取為己者；比丘！這即是內部的的水界，和外部的的水界（譯者按：外部的的水界亦是如此。），它們只是水界。它們不是‘我’，‘我’不在其中，它們是‘無我’。這一切應如此以慧觀照，如實照見，使心從這些水界厭離、從水界捨棄。’

‘比丘！什麼是火界呢？這是指內部的的火界，和外部的的火界，什麼是內部的的火界呢？那些內部的，自身的火大，把它當成我的，比如：身內的溫度，發燒，消化的火；凡是任何內部的，自身內，執取為己者；比丘！這即是內部的的火界，和外部的的火界（譯者按：外部的的火界亦是如此。），它們只是火界。它們不是‘我’，‘我’不在其中，它們是‘無我’。這一切應如此以慧觀照，如實照見，使心從這些火界厭離、從火界捨棄。’

‘比丘！什麼是風界呢？這是指內部的的風界，和外部的的風界，什麼是內部的的風界呢？那些內部的，自身的風大，把它當成我的，比如：上行風，下行風，腸胃風，下腹風，肢體風，入息，出息；凡是任何內部的，自身內，執取為己者；比丘！這即是內部的的風界，和外部的的風界（譯者按：外部的的風界亦是如此。），

它们只是风界。它们不是‘我’，‘我’不在其中，它们是‘无我’。这一切应如此以慧观照，如实照见，使心从这些风界厌离、从风界舍弃。’

‘比丘！什么是空界呢？这是指内部的空界，和外部的空界，什么是内部的空界呢？那些内部的，自身的空界，把它当成我的，比如：耳内的空间，鼻内的空间，口内的空间，凡是已被吃的、已被喝的、已被嚼的、已被尝的，食物经过身体的空间，或排出物的空间。凡是任何内部的，自身内，执取为己者；比丘！这即是内部的空界，和外部的空界（译者按：外部的空界亦是如此。），它们只是空界。它们不是‘我’，‘我’不在其中，它们是‘无我’。这一切应如此以慧观照，如实照见，使心从这些空界厌离、从空界舍弃。’

‘于是，至此为止，只剩下识界纯洁（*parisuddham*）和清净（*pariyodatam*），一切被识知的，只是乐，苦，和不苦不乐。’比丘！当接触乐触时，生起乐受，他知我觉乐受。当乐触灭时，乐受也灭，他心知这是寂静（*vupasammatiti pajanati*）。比丘！当接触苦触时，生起苦受，他知我觉苦受。当苦触灭时，苦受也灭，他心知这是寂静。比丘！当接触不苦不乐触时，生起不苦不乐受，他知我觉不苦不乐受。当不苦不乐触灭时，不苦不乐受也灭，他心知这是寂静。’

‘比丘！犹如两根木柴接触后摩擦生热，生火，但当这两根木柴被拿开后，热与火也就跟着熄灭（*nirujjhati*）而寂静（*vupasammati*）。同样的道理，当接触乐触时，生起乐受，他知我觉乐受。当乐触灭时，乐受也灭，他心知这是寂静。比丘！当接触苦触时，生起苦受，他知我觉苦受。当苦触灭时，苦受也灭，他心知这是寂静。比丘！当接触不苦不乐触时，生起不苦不乐受，他知我觉不苦不乐受。当不苦不乐触灭时，不苦不乐受也灭，他心知这是寂静。’

‘于是他知：这已纯洁与清淨的舍心，它是柔软（mudu），适业（kammanna），和光明（pabhassara）。犹如一个金匠和他的徒弟以炉火冶金，他们夹着金，有时扇火，有时洒水，有时查看，金的杂质通过净化，慢慢变得柔软，适业，和光明，适于制作各种金器，如脚链，耳环，项链等。同样的道理，这纯洁与清淨（净化）的舍心，它是柔软，适业，和光明。’

‘于是他知：这舍心纯洁和清淨，若将这随法的心（tadanudhammanca cittam）专注（upasanhareyyam）于无量空界（akasanancayatanam），如是依止（tannissita）与修习（tadupadana），这舍心将会安住（titttheyya）于空界一段长时间（digham addhanam）。’

‘于是他知：这舍心纯洁和清淨，若将这随法的心专注于无量识界（viññanancayatanam），如是依止与修习，这舍心将会安住于识界一段长时间。’

‘于是他知：这舍心纯洁和清淨，若将这随法的心专注于无所有处界（akincannayatanam），如是依止与修习，这舍心将会安住于无所有处界一段长时间。’

‘于是他知：这舍心纯洁和清淨，若将这随法的心专注于非想非非想处界（n'eva-sanna-nasannayatanam），如是依止与修习，这舍心将会安住于非想非非想处界一段长时间。’

‘于是他知：这舍心纯洁和清淨，若将心专注无量空界，如是修习分别，这随法修习的心是有为的（组合的 sankhatametanti）。这舍心纯洁和清淨，若将心专注无量识界，如是修习分别，这随法修习的心是有为的。这舍心纯洁和清淨，若将心导向无所有处界，如是修习分别，这随法修习的心是有为的。这舍心纯洁和清淨，若将心导向非想非非想处界，如是修习分别，这随法修习的心是有为的。于是他不知。

作意（n'eva tam abhisankharoti）或思念（nabhisancetayati）‘成为’（有 bhavaya）或‘不成为’（无有 vibhavaya）。因为不作意‘成为’或‘不成为’，他不执着于世上任何事物（na kinci loke upadiyati）。因为不执着于世上任何事物，他不顾念它们（na paritassati）。因为不顾念它们，而各自彻底灭尽（paccattam yeva parinibhayati）。他知我生已尽，梵行已经历，所作已办，于世不再有任何愿望。’

‘觉受乐受，他知（pajanati）这乐受是无常（aniccati），他知不追逐（anajjhositati）它，他知不欣乐于（anabhinanditani）它。觉受苦受，他知这苦受是无常，他知不追逐它，他知不欣乐于它。觉受不苦不乐受，他知这不苦不乐受是无常，他知不追逐它，他知不欣乐于它。对于觉受乐受，他从此受彻底摆脱（visamyutto tam na vedeti）。觉受苦受，他从此受彻底摆脱。觉受不苦不乐受，他从此受彻底摆脱。当觉受身体要完结（kayapariyantikam）时，他知觉受这身体就要完结。当觉受生命要完结（Jivitapariyantikam）时，他知觉受这生命就要完结。在身体分解时生命耗尽（jivita-pariyadana）后，他知这所有的感觉（sabbavedayitani）与不被喜欢的（anabhinanditani），都必定会冷却（sitibhavissanti）。’

‘比丘！犹如油灯缘于油与灯芯，当灯芯烧尽，若是不再添油，灯就灭了。同样的道理，当觉受身体要完结时，他知我觉受这身体就要完结。当觉受生命要完结时，他知我觉受这生命就要完结。他知在身体分解时，生命完结后，这所有的感觉与不被喜欢的，都必定会冷却。具有如此功德的比丘，以慧择作了最高的决定。这是最高的梵行智慧，即是灭尽一切苦的知见。’

‘解脱，住于真谛，不可动摇。比丘！离于真谛的想法不是真谛。不离于真谛的想法才是真谛，即是寂灭。具有如此功德的比丘，于真谛作了最高的慧择，这是最高的神圣真谛，即是对真谛的知见，寂灭，灭尽。’

‘由于无明，之前他可能有所执着（upadhi）而造业，现在这一切都消除，拔除根本，如切除了树头的棕榈树，不再生起。具有如此功德的比丘，以慧择作了最高的决定，厌离舍弃。这是最神圣的厌离舍弃。即是把以前的想法，完全舍弃（sabbupadhipatinissaggo）。由于无明，之前他可能有贪心和欲心，现在这一切都消除，拔除根本，如切除了树头的棕榈树，不再生起。由于无明，之前他可能有害心和瞋心，现在这一切都消除，拔除根本，如切除了树头的棕榈树，不再生起。由于无明，之前他可能有痴心和愚昧，现在这一切都消除，拔除根本，如切除了树头的棕榈树，不再生起。于是具有如此功德的比丘，以慧择作了最高的决定，寂静乐住。这是最高的神圣寂静乐住，即是贪的止息，瞋的止息，和痴的止息。如果有说，精勤于培育慧，护于真谛，修习厌离舍弃，学习寂静乐住。就是说这些。’

‘居于任何处所，心不再奔驰妄想。心不再奔驰妄想，于是说圣者寂静乐住。为什麼这样说呢？比丘！‘我是’（asmiti）是心在奔驰妄想（mannitame tam）；‘我是这个’（ayamahamasmiti）是心在奔驰妄想；‘我会如此’（bhavissanti）是心在奔驰妄想；‘我不会如此’（Na bhavissanti）是心在奔驰妄想；‘我以色而存在’（Rupi bhavissanti）是心在奔驰妄想；‘我不以色而存在’（Arupi bhavissanti）是心在奔驰妄想；‘我会有想’（Sanni bhavissanti）是心在奔驰妄想；‘我会无想’（Asanni bhavissanti）是心在奔驰妄想；‘我会非有想或非无想’（N'evasanninasanni bhavissanti）是心在奔驰妄想。比丘！奔驰妄想是疾病（rogo），奔驰妄想是烂疮（gando），奔驰妄想是箭刺（sallam）。当心的奔驰妄想止息，于是说圣者寂静乐住。比丘！寂静乐住的圣者不再生，不衰老，不会死，不再变异，无有欲愿。比丘！一个无有可以生出的，就无有会被毁坏的。若没有被毁坏的，就没有死亡，没有死亡，就没有变异。若没有变异，就没有欲愿。所以说：居于任何处所，心不再奔驰妄想。心不再奔驰妄想，于是说圣者寂静乐住。这是如此解说。比丘！记住这是我对六界的简短解释。’

‘于是尊者布库萨提知道他遇到了师尊，善逝，正等觉；他从座起，褊袒右肩，顶礼佛足，说道：‘世尊！请原谅我的愚痴，愚昧，和无德，我称世尊为善友！请您原谅我，将来我不会重犯。’ ‘比丘！真的，由于你的愚痴，愚昧，和无德，

你冒犯了师尊，称世尊为善友！我不会怪你，既然你请求原谅，我原谅你。从法来看，一个知错的人，勇于认错，请求原谅，后不重犯，于法增长。’

‘世尊！我想在世尊跟前，在世尊的法与律中出家。’

‘比丘！你有钵和袈裟吗？’

‘世尊！我的钵和袈裟不齐全。’

‘比丘！若是钵和袈裟不齐全，善逝不能给予出家。’

‘于是尊者布库萨提，欢喜世尊之所说，从座起，顶礼佛足，右绕世尊，就去寻找钵和袈裟。当他在寻找钵和袈裟的路上，被一只蛮牛触死。’

‘当时有许多的比丘前来参见世尊，顶礼佛足，坐在一旁后，对世尊说：

‘世尊！那位族姓子布库萨提在听完世尊的简短说法后，就被牛触死了，请问他现在生到那里去？’

‘比丘们！族姓子布库萨提是有智慧的，他明辨法，虽然我并没有对他详细解释。这位族姓子布库萨提，已经摧毁了对欲界的五下分结，他已化生于阿那含天，不再回来了。’

‘世尊说已，众比丘们欢喜世尊的说法。’

注一：布库萨提(Pukkusati)，也叫布斯喀腊萨临(Pushkarasarin)，原为敢陀罗和克什弥尔(Gandhara, Kasmira)国(首都名塔格诗腊(Takshashila)，在今巴基斯坦的白萨瓦和拉瓦品迪(Peshawar and Rawalpindi))国王，频比沙罗王(Bimbisara)派宰相基维卡(Jivaka)到塔格诗腊传授医法，布斯喀腊萨临送给频比沙罗王八件

装在彩釉盒里珍贵的衣衫，频比沙罗王就以无价的三宝介绍给他，他获知佛陀出现于世，于是舍弃王国，身披袈裟，出家寻求佛法，如此展转游行到达摩揭陀国，而在王舍城的陶匠巴噶瓦的工坊，遇到世尊，亲闻正确的教法。他被牛触死后，生于五阿那含天（Aviha），在《相应部》2.24经《额低葛勒经》里记载七位天神（Upaka, Palagandha, Pukkusati, Bhaddiya, Khandhadeva, Bhahuraggi, Sangiya）在人间舍断人的身体后（舍天辄 dībbayogam），回到人间听法，然后在五阿那含天入般涅槃。

法增比丘汉译

佛历二五五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汉译完成于纽西兰基督城锡兰禅定寺。

佛历二五五九年七月七日重订于澳洲悉尼云居兰若。

愿众生安乐。

dhammavaro@qq.com

<http://theravadins.com/> 南传上座部佛教

<https://sites.google.com/site/chinesebuddhists/home> 上座部华人佛教学会